

# I HAD A BROTHER

## 我有一个兄弟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非凡友谊

Simon Reid-Henry

[英] 西蒙·雷德-亨利 著  
赵勇 尹穗琼 李云飞 译

我有一个兄弟。  
我们从未谋面，  
不过没关系。  
我有一个兄弟。  
他穿越崇山峻岭，  
而我却在安睡。

我以我的方式爱着他，  
我听得他的声音，  
犹如流水般自由酣畅，  
我有时渐渐走着，  
靠近他的影子。

我们从未谋面，  
不过没关系，  
我的兄弟醒着，  
而我还在安睡。

我的兄弟在为我引路，  
在漆黑的夜里，  
他选择了那颗明亮的星。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Fidel Castro & Che Guevara*



I HAD A BROTHER

**我有一个兄弟**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  
非凡友谊

[英] 西蒙·雷德-亨利 著  
赵勇 尹穗琼 李云飞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有一个兄弟: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非凡友谊  
/(英)亨利(Henry,S.R.)著;赵勇,尹穗琼,李云飞  
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24-10133-1

I. ①我… II. ①亨… ②赵… ③尹… ④李… III.  
①卡斯特罗, F. —生平事迹②格瓦拉(1928~1967) —生  
平事迹 IV. ①K837.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7392号

---

本书英文原版由英国HODDER AND STOUGHTON  
有限公司出版,授权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中国独家出版  
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25-2011-157

## 我有一个兄弟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非凡友谊

作者:〔英〕西蒙·雷德—亨利

译者:赵勇 尹穗琼 李云飞

出版发行: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刷:西安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x1092mm 16开 16.5印张 1插页

字数:295千字

版次: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4-10133-1

定价:29.80元

## 我有一个兄弟

我有一个兄弟。  
我们从未谋面，  
不过没关系。  
我有一个兄弟。  
他穿越崇山峻岭，  
而我却在安睡。

我以我的方式爱着他，  
我听得到他的声音，  
犹如流水般自由酣畅，  
我有时渐渐走着，  
靠近他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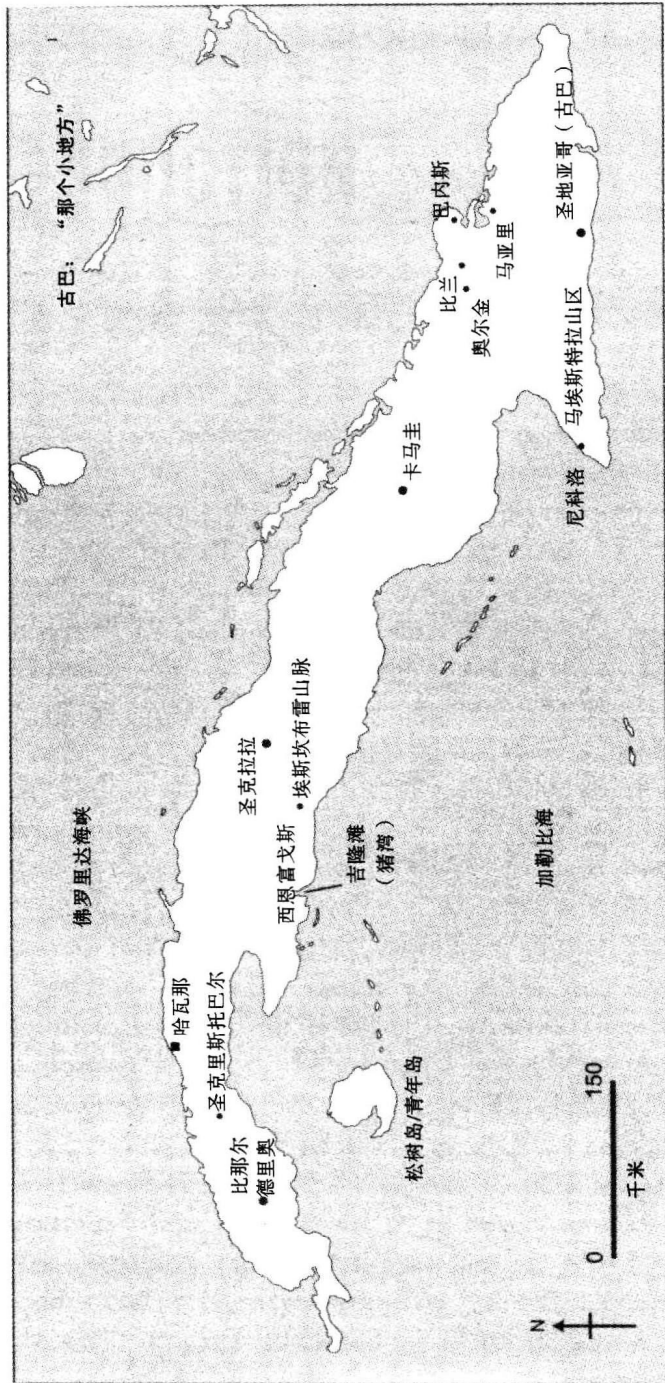
我们从未谋面，  
不过没关系，  
我的兄弟醒着，  
而我还在安睡。

我的兄弟在为我引路，  
在漆黑的夜里，  
他选择了那颗明亮的星。

——朱利奥·科尔萨尔

你知道，对我来说，阿布·伊萨弗不仅仅是兄弟。我们作为亲密战友的情谊，是时光永不能磨灭的；即使分别二十年，当他再次出现时，在我心中依然有他的位置。

——埃利亚斯·考利，《太阳之门》





FIDEL CASTRO &amp; CHE GUEVARA

## 引言



菲德尔·卡斯特罗“说话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是他的好朋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的评价。然而，令人感到颇为惊讶的是：他对自己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之间长达 12 年之久的友谊却惜字如金，很少作出评论。他们的友谊横跨了从古巴革命伊始到冷战如日中天之际；他们的友谊也曾经是这两个铮铮硬汉生命中最重要关系；他们的友谊更是解开 20 世纪许多重大事件之谜的钥匙。

直到 2007 年 10 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游击战中牺牲 40 周年的忌日，卡斯特罗才回顾了他与格瓦拉共同走过的那段“艰难的光辉岁月”。这个词不是他最先说出来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属于他的。这是切·格瓦拉在牺牲的两年之前，以他惯有的匆忙笔触，匆匆写下的话，也是他向菲德尔的最后告别。尽管这非同寻常的告别信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终结，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却标志着他们之间故事高潮的落幕。但是，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他们的关系作出过回应。即使在 40 年之后，这位伟大的演说家仍然对此保持沉默，而此时他正因肠道问题卧病在床，也可能因病从他的政治生涯中正式退隐。



卡斯特罗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因此这种对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做法实在是非同寻常。对于这个岛国曾经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卡斯特罗似乎胸有成竹，相信人民对历史的判断；他也因此有一句名言：“谴责我吧！——这无关紧要，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他也时常颇为成功地阻止对他的过去进行的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于他和切·格瓦拉之间的关系，他更是珍爱有加，仅限于对他本人进行的为数不多的“独家”采访（当然有时颇能说明问题），或者重新出版他早期的某些演讲。

格瓦拉对自己生活的细节往往也含糊其辞。他的日记现在广为流传，为人们深入了解他的生活提供了引人入胜的线索。诚然，他的日记叙述了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背景下的普通男孩经历的纵贯整个南美大陆的旅行，他深入到这些地方的贫困山区，但其足迹却远远超出了这些地区，最终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这些叙述都是作者在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写成的，因此也许只是符合作者的期望。尽管这些叙述也不乏价值和洞见，但与作者当时的真实想法相比，可能不是十分客观。

因此，多年以来，对于这两位 20 世纪富有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真正的严肃叙述和研究一直是炙手可热的稀缺之物，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与他们两人历史有某种关联的作者，也写出过一些客观的文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但是，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卡斯特罗的一些严肃的传记才开始真正出现，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关于格瓦拉的著作也大量涌现，因为紧闭的门洞得以打开，使某些档案材料得以部分地曝光。但在这些早期的开拓性著作中，对于两人之间友谊的深入而细致的叙述仍然付诸阙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新的研究和叙述面世。

就像斯大林对历史学家来说是“灰色谜团”一样，数十年来，菲德尔与切之间的友谊也像是一团若隐若现的幽灵之光。但是，本书旨在证明，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中，这两人之间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同志友谊，甚至比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合作关系与个人冲突更重要。与这些革命伙伴一样，菲德尔与切也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历史关键时刻，他们拥有共同的事业，然而，他们与其他的革命伙伴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之间拥有的是有着鲜活的血肉联系的友谊，在短暂而紧迫的革命年代，这种友谊更加熠熠生辉且弥足珍贵。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他们之间的友谊真正是“举世无双”的。

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一举世无双的友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



格瓦拉并肩携手，共同创造了辉煌，“在那一片小天地，两位伟大的史诗般的人物不期而遇了……”

本书以第一手的档案研究为基础，材料主要来自哈瓦那、华盛顿、莫斯科、迈阿密、普林斯顿、波士顿、伦敦和柏林。本书也利用了历史事件主要亲历者的访谈，综合了各种广泛而新颖的原始资料，第一次翔实地讲述了20世纪围绕这一最非同凡响的政治友谊而展开的故事。



FIDEL CASTRO &amp; CHE GUEVARA

序幕



## 生死攸关的航程

1956年11月25日凌晨时分，在墨西哥的港口小镇图克斯潘，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往常的人群和活动，这是墨西哥东海岸位于韦拉克鲁斯州与马德罗城之间巨大的狭长弧形海岸线上的几个小镇之一。此时狂风大作，夹杂着又急又密的雨点，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一小队人马正顶风冒雨，忙于从马车上搬下饼干、饮用水和医疗用品，踏着飘摇的跳板，登上一艘小游船；游船停泊在通向港口的小河边。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帮着将巧克力块、橘子和火腿片装上游船；步枪、弹药和反坦克机枪等已经在甲板上安置停当了。

风雨中，两个身高近两米的身影正监督着这一切，其中一个就是古巴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如果换一种生活，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名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篮球运动员；而现在的生活是：做了一段时间并不成功的执业律师之后，转而从事政治活动，此时他是一个经特赦后幸免的革命者。今晚是年轻的卡斯特罗生命中最重要时刻。自从离开哈瓦那的耶稣会教会学校，他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参加大学的小团体，参军，在监狱中度过几个月寂寞的时光，最近在墨西哥流亡生活中进行秘密准备工作而熬过漫漫长夜——所有这一切都仿佛是赌注，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接下来几个小时将要发生的一切。



卡斯特罗身边，在黑暗中站立的一个消瘦的身影是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格瓦拉。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医学院学生，但他内心却是一个旅行家和诗人，一个自由的灵魂，内心激情澎湃，梦想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在遇到菲德尔之前，他对于这番大事业完全茫然无知。这晚，他也站立在生命中一个新的起点上，一旦踏出这一步，就不再回头之路，但是这将是他的毕生追求的事业，对此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一切准备工作在静默中进行。

格瓦拉是乘坐一辆破旧的福特庞蒂亚克汽车赶来的，有人将车开到路边隐藏起来时，汽车轮胎压在松软的泥土上吱吱作响。另外还有 100 多人被召集到了图克斯潘。他们三三两两地从各种避难处和人口稀少的街头旅馆中陆续赶来。几个月之前，这群人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一些人在黑暗中静静地拥抱，但没人说话。就像越狱的犯人一样，他们此刻要尽量隐蔽，借助一座小仓库躲开警察的视线，而正在装载物资的游船就在那座小仓库旁边。

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卡斯特罗正与其他几个人站在雨中。他披着一件黑色斗篷，身边立着一把汤姆逊冲锋枪，面色略显焦虑，不时地看看手表。他的队伍还没有集结完毕，尽管他不停地帮助队员变换避难所，但他还是担心墨西哥警察可能对他们的行动有所警觉。实际上需要担心的不仅仅是警察。在最近的几个月中，他的队伍已经被古巴的特工人员——臭名昭著的军事情报服务处（SIM）跟踪，还有墨西哥的联邦安全部队以及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三国政府都在密切关注着卡斯特罗一群人的行踪，因为他曾公开宣称要推翻古巴的独裁统治。当独裁者以为这群人暂时终止了秘密行动，却又发现了他们在一个牧场的秘密训练基地时，他们的担忧被进一步激化，并逮捕了一些活跃分子。菲德尔想方设法使这些人得以释放，但是格瓦拉医生在墨西哥的各大报纸上刊出的一些共产党文件再次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报纸的编辑们已从这个国家日益紧张的冷战氛围中嗅出了某种轰动事件的气味。

菲德尔正是根据最近的事件选定了这次行动的出发点。图克斯潘是一个港口小镇，人口不多，最重要的是它位于一条河流的入海口。这里既没有海关机构，也没有移民控制点，使得这些未来的革命者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做各种准备工作。眼下，至少天公也作美。前一天经历了一年来最大的暴风雨，今晚也是月黑风高，这个昏暗的小镇被淹没在茫茫黑暗之中。

菲德尔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这条可能载他们回到古巴的船。当他的手下通过一块木板将武器装上船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闪电在水面上映照出船的名称——“格拉玛号”。这是一条 63 英尺长的木船，在 1953 年的一场飓风中曾经沉没过一

次，已经破烂不堪，两台驱动的柴油引擎随时可能熄火。这条船当然并非最好的选择。但过去几周事态的急速发展已经使得这一小队人马经济上捉襟见肘——这是他们唯一能得到的。一个队员挤出两天时间修补了这条船，此人在五个月前被俘后，在狱中遭受了严厉的拷打。另一个名叫“伙计”的墨西哥枪支走私犯想办法弄到了他们所需的一大半武器。为了不引起怀疑，这两个人只能在夜晚就着一盏灯工作，对这条船做了最简单的修补，但它看上去仍然随时可能沉没。

梅尔瓦·埃尔南德斯是一位坚定的古巴革命者，也是帮助做准备工作的年轻女性之一。当她看到格拉玛号时，对卡斯特罗说：“这条船最多能载十多个人。”从很多方面来说，她的话都是对的，但卡斯特罗拒绝相信。“能载90人”，他执拗地说。无论如何，现在要再找一条能够载他们回到古巴的船已经不太可能了。登船命令下达后，82个人从仓库中倾巢而出，想方设法挤到甲板之下。有几个人拿着“伙计”弄到的机枪在甲板上站岗。菲德尔担心，如果继续等未到的几个人，队员可能会全部被俘，他决定赌一把运气，开始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 \* \*

在这次行动中，格瓦拉的正式职位是主管医生，并负责人事工作。自从去年夏天相遇之后，他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思想意识方面都忠诚于菲德尔的绝对领导，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即使横尸外国的海滩也在所不惜”，但是他对于他们采取行动的方式仍有疑虑。当然，他并非惧怕失败——尽管从常理判断，这次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像那天晚上所有蜷缩在黑暗中的人一样，格瓦拉有一种近乎盲目信仰的乐观主义，相信他们将会取得成功。他的疑虑基于此：一旦取得成功，这场革命将重蹈拉丁美洲所有其他试图推翻腐败政府的革命之覆辙。格瓦拉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古巴革命也会像拉丁美洲的其他革命一样，屈从于西方的美元和资产阶级的贪婪。但是现在，他已暂时将这些想法搁置一边，集中精力于目前手头上的任务。

年轻的格瓦拉已经向他的妻子希尔达匆匆告别——她是他在第二次横贯南美大陆的史诗般的旅行中结识的。当一个革命运动成员神色紧张地跑到他家找格瓦拉时，希尔达问她的丈夫说：“会发生什么事吗？”而当时，另外一个同志再次被捕了。“不，只是预先防备……”格瓦拉回答，一边收拾着他的行装，也没有抬头看希尔达。收拾完后，他走到已经熟睡的女儿床边，轻抚着她。“然后他转过身来，抱着我，吻着我，”希尔达回忆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发抖，紧紧依偎着他。后来我记得他在当时如何尽力地保持平静，我知道他需要多大的力量才



能做到那样。那个周末离开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事实上，只有菲德尔一个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或者说至少他希望发生什么。他已经作出安排，自己将在古巴迎接未来，而此时他却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这一次，他没有作热情洋溢的演讲，也没有偏离目前的任务。他和岸上的好朋友们、地下革命者分别拥抱告别，包括德·卡德纳斯、他的妻子和奥尔吉蒂亚·佩诺，然后向他们发出了最后的命令：“藏起来，你们所有的人！自己藏好，不要出来，直到你们听到我们要么到达了，要么被捕了。”

此后，菲德尔担心的就是以密码形式发送给古巴岛上的支持者的电报。“订书已售完”——将发送到圣地亚哥，其他几个将发送到哈瓦那和圣克拉拉。当这里的人马安全上路之后，那里的支持者将在海滨大道上熄灭车灯等着迎接他们。和梅尔瓦最后相拥告别之后，菲德尔端起暂时由其他同志拿着的冲锋枪，命令最后跟随他的那些人上船，松开缆绳。他走向船舱，命令开船。此时已是凌晨两点，他们出发了。

\* \* \*

这个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即将对冷战产生重要影响，也将重绘拉丁美洲的政治图景。尽管各种情报机构都在追踪菲德尔这群反叛者的活动，华盛顿和莫斯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却不甚了然。有关拉丁美洲革命的消息不时传出来，而华盛顿对菲德尔·卡斯特的活动并没有特别地关注：美国主要担心的是这些反叛是否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虽然卡斯特罗在当时也提到过某一个名称，但他从来没有公开宣扬过共产主义。即使美国在哈瓦那设有大使馆，在圣地亚哥驻扎了领事馆，其中一个领事馆距离卡斯特罗计划登陆的地方只有几英里，但却对他在古巴的地下活动全然不知。

苏联领导层也全神贯注于其他事务。格拉玛号即将起航之际，苏联坦克正轰隆隆地碾过布达佩斯的街道。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正部署坦克，镇压几周前在那里发生的骚乱。匈牙利还不是赫鲁晓夫唯一的关注点。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共产主义中国日益强大，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苏联总理也因为对着一大群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发表了“我们将埋葬你们”的声名狼藉的演讲，正受到西方的猛烈抨击。

一年之前，赫鲁晓夫和苏联总理布尔加林似乎还是春风得意，特别是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他们在加尔各答大受欢迎，在一个200多万人的集会上，两位苏联领导人完全被淹没在人山人海之中，贴身保镖只能将他们抱起来，举过头

顶，仿佛拿着一个珍贵的人偶玩具，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挤开一条路，将他们“救”出来，安全护送上了豪华汽车。此次印度之行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禁不住想着如何利用世界上新近独立的国家，以保证苏联在美国和中国的夹击之下，仍然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

赫鲁晓夫并不知道，在古巴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代办处，年轻的尼科莱·莱昂诺夫已经与切·格瓦拉以及菲德尔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交上了朋友。赫鲁晓夫在几年以后才了解到，莱昂诺夫与菲德尔领导的反叛者保持着“接触”。菲德尔也是在好几年之后，才意识到他弟弟和切与共产党保持的联系对他具有多大的意义。目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以及其他登上格拉玛号的人，正扬帆起航，驶往一个全新的不能预知结果的领域：超级大国对他们并未十分留意，他们自身也没有受到更细致的政治纲领的束缚。

\* \* \*

即使是今天，图科斯潘仍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港口小镇，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只有一座小博物馆，记载了格拉玛号和船上人员这次“伟大的历史性远征”。然而，在1956年11月24日晚，当那条船沿着小河驶向大海时，镇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件会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风暴警告贴遍了墨西哥沿海地区，图科斯潘小镇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格拉玛号超载严重，船体吃水很深；透过低矮的舷窗口，船上的人偶尔能够看到断断续续的闪电，此时船已经通过了港口，驶向了墨西哥湾波涛汹涌的宽阔海面。

船体遭遇着风暴中心强大力量的袭击，在狂风巨浪中颠簸，随时都可能沉没，此时只有将船上的辐重物资全部扔到海里。更糟糕的是，船的驱动引擎出毛病了，船体也开始渗水。菲德尔的计划是：首先径直向东驶向古巴岛最西端，然后掉转船头向南，经过牙买加沿岸和大开曼岛之间的海域。按照他设计的航线，可以避免整个航程都在古巴海域之内，在最后时刻他们才冲向像锤头鲨骨骼一样的古巴岛的最南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登陆之后迅速躲进古巴岛南端的崇山峻岭之中，在那里找到藏身之所。

但是，船刚一驶离墨西哥海岸，就遭遇了墨西哥海军的护卫舰，所幸并未被发现，因为格拉玛号吃水很深，低浮在海面上，而且当时正大雨倾盆。此后，他们离海岸线越来越远，菲德尔觉得安全了，才命令开灯。几个小时之后，尽管“如山的巨浪”还在不停地冲击着他们的小船，最初出发时的那种紧张情绪已经得到了缓解，船上的人也开始唱歌了。他们放声唱起古巴国歌时，格瓦拉也加入



其中放声高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古巴人；“革命万岁！”以及“打到独裁！”等口号回荡在夜空中。

突然之间，歌声和喊叫声都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意识到，小船犹如一叶飘荡在苍茫大海上的树叶，四周一片漆黑；此时此刻，大家站在风雨和飞溅的浪花之中，互相对视，一言不发，但所有人都忘不了这个时刻。他们又成为一个整体，经过了几个月在避难处孤独的生活，每个人现在都在提醒自己是谁，或者正和谁在一起，穿过无边的黑暗，驶向一个未知之地：一次航程？一场战争？自由，或者死亡。

小船继续在巨浪中飘荡。大雨和翻卷的水浪像是从头顶上倾倒下来，让格拉玛号随时可能在黑暗的大海之中倾覆。有人命令启动船底排水泵，但却发现排水泵全都坏掉了，只好拿盆和桶将船底的渗水舀出来。在一片混乱之中，作为菲德尔组织核心成员之一的法斯蒂诺·佩雷斯一边忙着舀水，一边寻找卡斯特罗，建议靠近海岸线航行。“这样会沉没的！”他在暴风雨中向菲德尔喊道。但菲德尔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

\* \* \*

圣地亚哥，在靠近格拉玛号计划登陆的地方，古巴地下革命运动的成员们开始采取行动了。赛莉娅·桑切斯是一个大蔗糖厂医生的女儿，她在蔗糖厂的父亲的亲身经历使其痛切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并把这种感觉传达给了他的子女；弗兰克·帕伊斯作为一个浸洗派牧师的儿子，也是一个激进的学生运动领袖。他们正忙于执行精心制订的行动计划，并且都收到了菲德尔发来的密码电报——“订书已售完”，两人现在正着手组织一次武装暴动，以策应格拉玛号登陆。

古巴总统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伊·萨尔维达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卡斯特罗与巴蒂斯塔曾经在不同场合见过几面，但自从菲德尔转向激进的政治立场以后，巴蒂斯塔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他的警惕，因为人人都说，卡斯特罗非常杰出和优秀，前途无可限量。巴蒂斯塔一直以来对卡斯特的计划都非常了解，但他自信地认为，一小股人员试图在这个岛上登陆的任何企图都将胎死腹中，因为没等他们靠近海岸，可能就被一举歼灭了。就在三天之前，他还在《世界报》上向他的人民保证，不可能存在任何“匪徒”入侵的情况。军队也时刻“保持警戒，并有能力、有办法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暴乱”。

卡斯特罗在出发前发出电报，通知帕伊斯、桑切斯和他们的手下，要求他们在11月30日拂晓前准备迎接格拉玛号登陆。那天早晨，大多数人刚刚起床，帕

伊斯的小股地下革命运动成员，装备着“步枪、机枪、手榴弹和自制燃烧瓶（‘莫洛托夫鸡尾酒’）”，开始进攻圣地亚哥的重要地点。他们出其不意的进攻赢得了先机，大约300多人的队伍，身穿统一的服装，戴着红黑相间的臂章——以显示对卡斯特罗地下革命运动的忠诚——迅速占领了圣地亚哥广播电台。当天的大部分时间，整个城市都陷入瘫痪，城内居民关门闭店，待在家里。军队和警察都待在营地，因为不清楚情况而不敢轻举妄动。帕伊斯为掩护卡斯特罗登陆而拉开了一场绝佳的牵制战序幕。

一整天时间，帕伊斯和他的队伍都守在据点等待，但格拉玛号却迟迟不见踪影。渐近黄昏时，政府军队开始反攻。直到天黑，帕伊斯知道他只有撤退了。赛莉娅·桑切斯也召集了大约100人，占据了靠近尼科罗的海滩，准备迎接卡斯特罗一行的登陆。但在等待了一天之后，没有出现他们期待中的登陆，也只好撤退，因为政府军队的增援已经从哈瓦那急速赶来，并从乡村开始严密搜索反叛的人群。随着桑切斯队伍的解散，卡斯特罗试图以牵制战策应登陆的希望破灭了。

\* \* \*

格瓦拉后来也曾描述过格拉玛号穿过墨西哥湾的艰难航程：“整个船上的人看起来都令人揪心，充满了悲剧色彩：大家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为抵抗饥饿都用手捂着肚子；有些人把桶罩在头上；还有些人则保持一种非常奇怪的姿势，一动不动，他们的衣服因为呕吐而肮脏不堪。”他自己也遭受着哮喘的巨大痛苦——这是他童年时代落下的病根，因为出发匆忙，这位远征的主管医生竟然把自己的药忘记了。

通往古巴的航程刚过一半，船上情况更加恶化了。菲德尔此时已经得知，尽管精心计划的攻击和动员确实使这个国家陷入了瘫痪，但格拉玛号还需要三天才能到达预定的登陆地点。船上的食品配给本来就很少，迎面吹来的略带咸味的海风更加剧了他们的饥饿感。所有的人只能无助地听着收音机的报道，国内的暴乱正逐渐地被镇压。在菲德尔的家乡圣地亚哥，已经死了几十个人。“我多么希望我能飞起来！”他痛苦地对着法斯蒂洛喊道，而此时的格拉玛号更显老态龙钟，嘎吱嘎吱地航行在茫茫的海面上；偶尔他们的头顶上飞过一架飞机，不断使船上的人陷入紧张之中。

12月2日凌晨5点，菲德尔热爱的这个岛屿的崎岖的绿色海岸线终于映入了他们眼帘。格瓦拉当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一景观。登陆地点选在一个叫“炼狱角”的地方，那里真可谓名副其实：最后的登陆更像是一场海难。格拉玛号在离海





岸一英里的沙滩上抛锚了，船上的人只能跳进齐胸的海水中。上岸的人检查武器时发现，由于海水的浸泡，他们的步枪零件都失灵了。但这些都是他们仅有的装备，不舍丢弃。其余人只有把枪举过头顶，向海岸艰难跋涉。

好不容易脱离水面，横亘在面前的还有同样难以穿越的荒芜沼泽。“一些同志只能由队里其他身体强壮的人背着走，”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来回忆道，“当到达坚实的陆地时，又遇到了海边茂密的草丛，我们已经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浑身泥水。”而就在这时候，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已经通知巴蒂斯塔的队伍前来阻击。“他们不停地从空中和岸上向我们扫射，”格瓦拉回忆说，“不一会儿工夫，我们只剩一半的人了，而从当时的状况来说，剩下的人也都是半死不活的。”

幸存下来的队员匆忙躲进附近的红树林。但是，没有地图，原计划前来迎接并提供增援的向导也没有出现，这让他们完全摸不着方向。在阳光的照射下，他们的衣服被烤干了，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也分散成了更小的队伍；有些人因为七天没吃没喝，神智迷糊地游荡。这些衣衫褴褛的反叛者此时也极易被盘旋的侦察飞机发现，而海岸巡逻兵也紧紧尾随其后。

“我们就仿佛是一支影子军队，一支幽灵的军队，在幽暗的心灵机制的驱使下行进着。”格瓦拉回忆说。但这种幽暗的机制却足以使他自己、菲德尔以及其他11个人幸存了下来。其余的人要么被俘，然后被集体枪决，要么死于严刑拷打之下，而这正是巴蒂斯塔的军队最拿手的。那些幸运地活下来的人经历了海上饥饿的七天、三天可怕的陆地上迷失方向的游荡，也奄奄一息。但是，古巴革命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 \* \*

几天以后，小股反叛者又设法集结起来，尽管看似已经不可能，菲德尔还是喜出望外。“现在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他充满自信地宣布。但是，这群未来的革命者留在墨西哥、阿根廷和古巴的其他地区的家人和朋友，在接下来一周里的消息都是让他们担惊受怕的。“乘船进入古巴的叛军已经全部被消灭：菲德尔·卡斯特罗、埃内斯托·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所有参与远征者全被歼灭。”这些消息，在登陆的当天，成了墨西哥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

当然，后来证明这些报道是言过其实的。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不仅赢得了这场战争，还与其他的